

民俗
明朝
故事系列

风尘故事

树枫
编

出版公司



44.79

FL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

风 尘 故 事

树 枫 编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/树枫编. —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1996. 12

ISBN 7-80105-533-0

I. 明… II. 刘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5034 号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—风尘故事

树 枫 编

*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

邮政编码:100009

发行部电话:4010840、401083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大中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0 印张 680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80105-533-01K·68

全套十册 定价:79.00 元

目 录

赵司户苏小绢结缘	(1)
甘受刑娼流名万古	(11)
新桥市韩五卖春情	(18)
单符郎全州佳偶记	(30)
玉堂春落难逢夫记	(38)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	(71)
赵春儿重旺曹家庄	(85)
卖油郎独占花魁娘	(95)
蔡小姐忍辱报仇记	(128)
月明和尚超度柳翠	(151)
两错认莫娘子私奔	(162)
潘富翁千金买风流	(173)

赵司户苏小绢结缘

唐朝时长安有一个倡女，姓曹名文姬，生四五岁，便好文字之戏。及到笄年，丰姿艳丽，俨然神仙中人。家人教以丝竹宫商，她笑道：“此贱事，岂吾所为？惟墨池笔冢，使吾老于此间，足矣。”她出口落笔吟诗作赋，清新俊雅。任是才人，见她钦伏。至于字法，上逼钟、王，下欺颜、柳，真是重出世的卫夫人，得其片纸只字者，重如拱璧，一时称她为“书仙”，她等闲也不肯轻与人写。长安中富贵之家，豪杰之士，辇输金帛，求聘她为偶的，不记其数。文姬对人道：“此辈岂我之偶？如欲偶吾者，必先投诗，吾当自择。”此言一传出去，不要说吟坛才子，争奇斗异，各献所长，人人自以为得“大将”，就是张打油、胡钉铰，也来做首把，撮个空。至于那强斯文、老脸皮，虽不成诗，叶韵而已的，也偏不识廉耻，诌他娘两句出丑一番。谁知投去的，好歹多选不中。这些人还指望出张续案，放遭告考，把一个长安的子弟，弄得如醉如狂的。文姬只是冷笑。最后有个岷江任生，客于长安，闻得此事，喜道：“吾得配矣。”旁人问之，他道：“凤栖梧，鱼跃渊，物有所归，岂妄想乎？”遂投一诗云：

玉皇殿上掌书仙，一染尘心滴九天。

莫怪浓香薰骨腻，霞衣曾惹御炉烟。

文姬看诗毕，大喜道：“此真吾夫也！不然，怎晓得我的来处？吾愿与之之为妻。”即以此诗为聘定，留为夫妇。春朝秋夕，夫妇相携，小酌微吟，此唱彼和，真如比翼之鸟，并头之花，欢爱不尽。

如此五年后，因三月终旬，正是九十日春光已满，夫妻二人设酒送春。对饮间，文姬忽取笔砚题诗云：

仙家无夏亦无秋，红日清风满翠楼。

况有碧霄归路稳，可能同驾五云虬？

题毕，把与任生看。任生不解其意，尚在沉吟。文姬笑道：“你向日投诗，已知吾来历，今日何反生疑？吾本天上司书仙人，偶以一念情爱，谪居人间二纪。今限已满，吾欲归，子可偕行。天上之乐，胜于人间多矣。”说罢，只闻得仙乐飘空，异香满室。家人惊异间，只见一个朱衣吏，持一玉版，朱书篆书，向文姬前稽首道：“李长吉新撰《白玉楼记》成，天帝召汝写碑。”文姬拜命毕，携了任生的手，举步腾空而去。云霞闪烁，鸾鹤缭绕，于时观者万计，以其所居地，为书仙里。这是“掌书仙”的故事，乃是倡家第一个好门面话柄。

看官，你道倡家这派起于何时？原来起于春秋时节。齐大夫管仲设女间七百，征其合夜之钱，以为军需。传至于后，此风大盛，然不过是侍酒陪歌，追欢买笑，遣兴陶情，解闷破寂，实是少不得的。岂至遂为人害？争奈“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”，才有欢爱之事，便有迷恋之人；才有迷恋之人，便有坑陷之局。做姊妹的，飞絮飘花，原无定主；做子弟的，失魂落魄，不惜余生。怎当得做鴿儿、龟子的，吮血磨牙，不管天理，又且转眼无情，回头是计。所以弄得人倾家荡产，败名失德，丧躯殒命，尽道这娼妓一家是陷人无底之坑，填雪不满之井了。总由子弟少年浮浪，没主意的多，有主意的少；娼家习惯风尘，有圈套的多，没圈套的少。至于那雏儿们，一发随波逐浪，那晓得叶落归根？所以百十个姊妹里头，讨不出几个要立妇名、从良到底的。就是从良了，非男负女，即女负男，有结果的也少。却是人非木石，那鴿儿只以钱为事，愚弄子弟，是她本等，自不必说。那些做妓女的，也一样娘生父养，有情有窍，日陪欢笑，夜伴枕席，难道一些心也不动？一些情也没有？只合着鴿儿，做局骗人过日不成？这却

不然。其中原有真心的，一意绸缪，生死不变；原有肯立志的，亟思超脱，时刻不忘。从古以来，不止一人。而今小子说一个妓女，为一情人相思而死，又周全所爱妹子，也得从良，与看官们听，见得妓女也有好的。

话说宋朝钱塘有个名妓苏盼奴，与妹苏小娟，两个俱俊丽工诗，一时齐名。富豪子弟到临安者，无不愿识其面。真个车马盈门，络绎不绝。她两个没有嬷嬷，只是盼儿当门抵户，却是姐妹两个多自家为主的。自道品格胜人，不耐烦随波逐浪，虽在繁华绮丽所在，心中常怀不足。只愿得遇个知音之人，随他终身，方为局的。姊妹两个意见相同，极是过得好。

盼奴心上有一个人，乃是皇家宗人叫做赵不敏，是个太学生。原来闲时宗室自有本等禄食，本等职衔，若是情愿读书应举，就不在此例了。所以赵不敏有个房分兄弟赵不器，就自去做了个院判；惟有赵不敏自恃才高，务要登第，通籍在太学。他才思敏捷，人物风流。风流之中，又带些志诚真实，所以盼奴与他相好。盼奴不见了他，饭也是吃不下的。赵太学是个书生，不会经管家务，家事日渐萧条，盼奴不但不嫌他贫，凡是他一应灯火酒食之资，还多是盼奴周给他，恐怕他因贫废学，常对他道：“妾看君决非庸下之人，妾也不甘久处风尘。但得君一举成名，提掇了妾身出去，相随终身，虽布素亦所甘心。切须专心读书，不可懈怠，又不可分心他务。衣食之需，只在妾的身上，管你不缺便了。”

小娟见姐姐真心待赵太学，自也时常存一个拣人的念头，只是未曾有个中意的。盼奴体着小娟意思，也时常替她留心，对太学道：“我这妹子性格极好，终久也是良家的货。他日你若得成名，完了我的事，你也替她寻个好主，不枉了我姊妹一对儿。”太学也自爱着小姐，把盼奴的话牢牢记在

心里了。太学虽在盼奴家往来情厚，不曾破费一个钱，反得她资助读书，感激她情意，极力发愤。应过科试，果然高捷南宫。盼奴心中不胜欢喜。

太学榜下未授职，只在盼奴家里，两情愈浓，只要图个终身之事。却有一件：名妓要落籍，最是一件难事。官府恐怕缺了会承应的人，上司过往嗔怪，许多不便，十个到有九个不肯。而今苏盼奴是个有名的能诗妓女，正要插趣，谁肯轻轻便放了她？前日与太学往来虽厚，太学既无钱财，也无力量，不曾替她营脱得乐籍。此时太学固然得第，盼奴还是个官身，却就娶她不得。

正在计较间，却选下官来了，除授了襄阳司户之职。初受官的人，碍得体的面，怎好就与妓家讨分上脱籍？况就是自家要取的，一发要惹出议论来。欲待别寻婉转，争奈凭上日子有限，一时等不出个机会。没奈何只得相约到了襄阳，差人再来营干。当下司户与盼奴两个抱头大哭，小娟在旁也陪了好些眼泪，当时作别了。盼奴自掩着泪眼归房，不题。

司户自此赶任襄阳，一路上鸟啼花落，触景伤情，只是想着盼奴。自道一到任所，便托能干之人进京做这件事。谁知到任事忙，匆匆过了几时，急切里没个得力心腹之人，可以相托。虽是寄了一两番信，又差了一两次人，多是不尴不尬，要能不够的。也曾写书相托在京友人，替她脱籍了当，然后图谋接到任所。争奈路途既远，亦且寄信做事，所托之人，不过道是娼妓的事，有紧没要，谁肯知痛着热，替你十分认真做的？不过讨得封把书信儿，传来传去，动不动便是半年多。司户得一番信，只添得悲哭一番，当得些什么？

如此三年，司户不遂其愿，成了相思之病。自古说得好：“心病还须心上医。”眼见得不是盼奴来，医药怎得见效？看看不起。只见门上传进来道：“外边有个赵院判，称是司户兄

弟，在此候见。”司户闻得，忙叫“请进”。相见了，道：“兄弟，你便早些个来，你哥哥不见得如此！”院判道：“哥哥，为何病得这等了？你要兄弟早来，便怎么？”司户道：“我在京时，有个教坊妓女苏盼奴，与我最厚。她资助我读书成名，得有今日。因为一时匆匆，不替她落得籍，同她到此不得。原约一到任所差人进京图干此事，谁知所托去的，多不得力。我这里好不盼望，不甫能够回个信来，定是东差西误的。三年以来，我心如火，事冷如冰，一气一个死。兄弟，你若早来几时，把这个事托你，替哥哥干去，此时盼奴也可来，你哥哥也不死。如今却已迟了！”言罢，泪如雨下。院判道：“哥哥，且请宽心！哥哥千金之躯，还宜调养，望个好日。如何为此闲事，伤了性命？”司户道：“兄弟，你也是个中人，怎学别人说淡话？情上的事，各人心知，正是性命所关，岂是闲事！”说到痛切，又发昏上来。

隔不多两日，悄惚见盼奴在眼前，愈加沉重，自知不起。呼院判到床前，嘱咐道：“我与盼奴，不比寻常，真是生死交情。今日我为彼而死，死后也还不忘的。我三年以来，共有俸禄余资若干，你与我均匀，分作两分。一分是你收了，一分你替我送与盼奴去。盼奴知我既死，必为我守，她有妹小娟，俊雅能吟，盼奴曾托我替她寻人。我想兄弟风流才俊，能了小娟之事。你到京时，可将我言传与她家，她家必然喜纳。你若得了小娟，诚是佳配，不可错过了！一则完了我的念头，一则接了我的瓜葛。此临终之托，千万记取！”院判涕泣领命，司户言毕而逝。院判勾当丧事了毕，带了灵柩归葬临安。一面收拾东西，竟望钱塘进发不题。

却说苏盼奴自从真司户去后，足不出门，一客不见，只等襄阳来音。岂知来的信，虽有两次，却不曾见干着了当的实事。她又是个女流，急得乱跳也无用，终日盼望纳闷而已。

一日，忽有个于潜商人，带着几箱官绢到钱塘来，闻着盼奴之名，定要一见，缠了几番，盼奴只是推病不见，以后果然病得重了，商人只认做推托，心怀愤恨。小娟虽是接待两番，晓得是个不在行的蠢物，也不把眼稍带着他。几番要研的小娟处宿歇，小娟推道：“姐姐病重，晚间要相伴，伏侍汤药，留客不得。”毕竟缠不上，商人自到别家嫖宿去了。

以后盼奴相思之极，恍恍惚惚。一日忽对小娟道：“妹子好住，我如今要去会赵郎了。”小娟只道她要出门，便道：“好不远的途程！你如此病体，怎好去得？可不是痴话么？”盼奴道：“不是痴话，相会只在霎时间了。”看看声丝气咽，连呼赵郎而死。小娟哭了一回，买棺盛贮，设个灵，还望乘便捎信赵家去。只见门外两个公人，大喇喇的走将进来，说道府判衙里唤他姊妹去对什么官绢词讼。小娟不知事由，对公人道：“姐姐亡逝已过，见有棺柩灵位在此，我却随上下去回复就是。”免不得赔酒赔饭，又把使用钱送了公人，吩咐丫头看家，锁了房门，随着公人到了府前，才晓得于潜客人被同伙首发，将官绢费用宿娼，拿她到官。怀着旧恨，却把盼奴、小娟攀着。小娟好生负屈，只待当官分诉，带到时，府判正赶堂上公宴，没工夫审理。却是钱粮事务，喝令“权且寄监！”

不说小娟在牢中受苦，却说赵院判扶了兄柩来到钱塘，安厝已了。奉着遗言，要去寻那苏家。却想着：“我又不曾认得她一个，实然走去，那里晓得真情？虽是吾兄为盼奴而死，知她盼奴心事如何？近日行径如何？却便孟浪去打破了？”猛然想道：“此间府判，是我宗人，何不托他去唤她到官来，当堂问他明白，自见下落。”一直径到临安府来，与府判相见，叙寒温毕，即将兄长亡逝已过，所托盼奴、小娟之事，说了一遍，要府判差人去唤他姐妹二人到来。府判道：“果然好两个妓女，小可着人去唤来，宗丈自与他说端的罢了。”随即

差个祇候人拿根签去唤她姊妹。

祇候领命去了。须臾来回话道：“小人到苏家去，苏盼奴一月前已死，苏小娟见系府狱。”院判、府判俱惊道：“何事系狱？”祇候回答道：“他家里说为于潜客人诬攀官绢的事。”府判点头道：“此事正在我案下。”院判道：“看亡兄分上，宗丈看顾他一分则个。”府判道：“宗丈且到敝衙一坐，小可叫来问个明白，自有区处。”院判道：“亡兄有书札与盼奴，谁知盼奴已死了。亡兄却又把小娟托在小可，要小可图她终身，却是小可未曾与她一面，不知她心下如何。而今小弟且把一封书打动她，做个媒儿，烦宗丈与小可婉转则个。”府判笑道：“这个当得，只是日后不要忘了媒人！”大家笑了一回，请院判到衙中坐了，自己升堂。

叫人狱中取出小娟来，问道：“于潜商人，缺了官绢百匹，招道‘在你家花费’，将何补偿？”小娟道：“亡姊盼奴在日，曾有个于潜客人来了两番。盼奴因病不曾留他，何曾受他官绢？今姊已亡故无证，所以客人落得诬攀。府判若赐周全开豁，非唯小娟感激，盼奴泉下也得蒙恩了。”府判见她出语婉顺，心下喜她，便问道：“你可认得襄阳赵司户么？”小娟道：“赵司户未第时，与姊盼奴交好，有婚姻之约，小娟故此相识。以后中了科第，做官去了，屡有书信，未完前愿。盼奴相思，得病而亡，已一月多了。”府判道：“可伤！可伤！你不晓得赵司户也去世了？”小娟见说，想着姊姊，不觉凄然掉下泪来道：“不敢拜问，不知此信何来？”府判道：“司户临死之时，不忘你家盼奴，遣人寄一封书、一罇礼物与她。此外又有司户兄弟赵院判，有一封书与你，你可自开看。”小娟道：“自来不认得院判是何人，如何有书？”府判道：“你只管拆开看，是甚话就知分晓。”

小娟领下书来，当堂拆开读着。原来不是什么书，却是

一首七言绝句。诗云：

当时名妓镇东吴，不好黄金只好书。

借问钱塘苏小小，风流还似大苏无？

小娟读罢诗，想道：“此诗情意，甚是有情于我。若得他提挈，官事易解。但不知赵院判何等人口？看他诗句清俊，且是赵司户的兄弟，多应敢是风流人物，多情种子。”心下踌躇，默然不语。府判见她沉吟，便道：“你何不依韵和他一首？”小娟对道：“从来不会做诗。”府判道：“说那里话？有名的苏家姊妹能诗，你如何推托？若不和诗，就要断赔官绢了。”小娟谦词道：“只好押韵献丑，请给纸笔。”府判叫取文房四宝与她，小娟心下道：“正好借此打动他官绢之事。”提起笔来，毫不思索，一挥而就，双手呈上府判。府判读之。诗云：

君入襄江妾在吴，无情人寄有情书。

当年若也来相访，还有于潜绢也无？

府判读罢，道：“既有风致，又带诙谐玩世的意思，如此女子，岂可使溺于风尘之中？”遂取司户所寄盼奴之物，尽数交与了她，就准了她脱了乐籍，官绢着商人自还。小娟无干，释放宁家。小娟既得辩白了官绢一事，又领了若干物件，更兼脱了籍。自想姊姊如此烦难，自身却如此容易，感激无尽，拜谢而去。

府判进衙，会了院判，把适才的说话与和韵的诗，对院判说了，道：“如此女子，真是罕有！小可体贴宗丈之意，不但免她偿绢，已把她脱籍了。”院判大喜，称谢万知，告辞了府判，竟到小娟家来。

小娟方才到得家里，见了姊姊灵位，感伤其事，把司户寄来的东西，一件件摆在灵位前。看过了，哭了一场，收拾了。只听得外面叩门响，叫丫头问明白了开门。丫头问：“是那个？”外边答道：“是适来寄书的赵院判。”小娟听得“赵院

判”三字，两步移做了一步，叫丫头急开了门迎接。院判进了门，抬眼看那小娟时，真个眼迷心荡，暗道：“吾兄所言佳配，诚不虚也！”小娟接入堂中，相见毕院判笑道：“适来和得好诗。”小娟道：“若不是院判的大情分，妾身官事何由得解？况且乘此又得脱籍，真莫大之恩，杀身难报。”院判道：“自是佳作打动，故此府判十分垂情。况又有亡兄所嘱，非小可一人之力。”小娟垂泪道：“可惜令兄这样好人，与妾亡姊真个如胶似漆的。生生的阻隔两处，俱谢世去了。”院判道：“令姊是几时没有的？”小娟道：“方才一月前某日。”院判吃惊道：“家兄也是此日，可见两情不舍，同日归天，也是奇事！”小娟道：“怪道姊姊临死，口口说去会赵郎，他两个而今必定做一处了。”院判道：“家兄也曾累次打发人进京，当初为何不脱籍，以致阻隔如此？”小娟道：“起初令兄未第，他与亡姊恩爱，已同夫妻一般。未及虑到此地，勿勿过了日子。及到中第，来不及了。虽然打发几次人来，只因姊姊名重，官府不肯放脱。这些人见略有此难处，丢了就走，那管你死活？白白里把两个人的性命误杀了。岂知今日妾身托赖着院判，脱籍如此容易！若是令兄未死，院判早到这里一年半，连姊姊也超脱去了。”院判道：“前日家兄也如此说，可惜小可浪游薄宦，到家兄衙里迟了，故此无及。这都是他两人数定，不必题了。前日家兄说：令姊曾把娟娘终身的事，托与家兄寻人，这话有的么？”小娟道：“不愿迎新送旧，我姊妹两人同心。故此姊姊以妾身托令兄寻人，实有此话的。”院判道：“亡兄临终把此言对小可说了，又说娟娘许多好处，撺掇小可来会令姊与娟娘，就与娟娘料理其事，故此不远千里到此寻问。不想盼娘过世，娟娘被陷，而今幸得保全了出来，脱了乐籍，已不负亡兄与令姊了。但只是亡兄所言娟娘终身之事，不知小可当得起否？凭娟娘意下裁夺。”小娟道：“院判是贵人，又是恩人，

只怕妾身风尘贱质，不敢仰攀，赖得令兄与亡姊一脉，亲上之亲，前日蒙赐佳篇，已知属意；若蒙不弃，敢辞箕帚？”

院判见说得入港，就把行李会物都搬到小娟家来。是夜即与小娟同宿。赵院判在行之人，况且一个念着亡兄，一个念着亡姊，两个只恨相见之晚，分外亲热。此时小娟既已脱籍，便可自由。她见院判风流蕴藉，一心待嫁他了。只是亡姊灵柩未殓，有些牵带，与院判商量。院判道：“小可也为扶亡兄灵柩至此，殓事未完。而今择个日子，将令姊之柩与亡兄合葬于选先莹之侧，完他两个生前之愿，有何不可！”小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亡魂俱称心快意了。”院判一面拣日，如言殓葬已毕，就央府判做了主婚，将小娟娶到家里，成其夫妇。

是夜小娟梦见司户、盼奴如同平日，坐在一处，对小娟道：“你的终身有托，我两人死亦瞑目。又谢得你夫妻将我两人合葬，今得同栖一处，感恩非浅。我在冥中保佑你两个后福，以报成全之德。”言毕小娟惊醒。把梦中言语对院判说了。院判明日设祭，到司户坟上致奠。两人感念他生前相托、指引成就之意，俱各恸哭一番而回。此后院判同小娟花朝月夕，麝酬唱和，诗咏成帙。后来生二子，接了书香。小娟直与院判齐白而终。

看官，你道此一事，苏盼奴助了赵司户功名，又为司户而死，这是她自己多情，已不必说。又念着妹子终身之事，毕竟所托得人，成就了她从良。那小娟见赵院判出力救了她，她一心遂不改变，从他到了底。岂非多是好心的妓女？而今人自没主见，不识得人，乱迷乱撞，着了道儿，不要冤枉了这一家人，一概多似蛇蝎一般的，所以有编成《青泥莲花记》，单说的是好姊妹出处，请有情的自去看。

甘受刑娼流名万古

话说天台营中有一上厅行首，姓严名蕊，表字幼芳，乃是个绝色的女子。一应琴棋书画、歌舞管弦之类，无所不通；善能作诗词，多自家新造句子，词人推服；又博晓古今故事，行事最有义气，待人常是真心。所以人见了的，没一个不神魂荡魄在她身上。四方闻其大名，有少年子弟慕她的，不远千里，直到台州来求一识面。

此时台州太守乃是唐与正，字仲友，少年高才，风流文彩。宋时法度，官府有酒，皆召歌妓承应，只站着歌唱送酒，不许私侍寝席；却是与他虐浪狎昵，也算不得许多清处。仲友见严蕊如此十分全可喜，尽有眷顾之意，只为官箴拘束，不敢胡为。但是良辰佳节，或宾客席上，必定召她来侑酒。一日，红白桃花盛开，仲友置酒赏玩，严蕊少不得来供应。饮酒中间，仲友晓得她善于诗咏，就将红白桃花为题，命赋小词。严蕊应声成一阕，呈上仲友。仲友看毕大喜，赏了她两匹缣帛。

又一日，时逢七夕，府中开宴。仲友有一个朋友谢元卿，极是豪爽之士，是日也在席上。他一向闻得严幼芳之名，今得相见，不胜欣幸。看了她这些行动举止、谈谐歌唱，件件动人，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！”大觥连饮，兴趣愈高，对唐太守道：“久闻此子长词赋，可当面一试否？”仲友道：“既有佳客，宜赋新词。此子颇能，正可请教。”元卿道：“就把七夕为题，以小生之姓为韵，求赋一词。小生当饮满三大瓯。”严蕊领令，即口吟一词。词已吟成，元卿三瓯酒刚吃得两瓯，不觉跃然而起道：“词既新奇，调又适景，且才思敏捷，真天上人也！我辈何幸，得亲沾芳泽！”亟取大觥相酬，道：“也要幼芳分饮此

瓯，略见小生钦慕之意。”严蕊接过吃了。

太守看见两人光景，便道：“元卿客边，可到严子家中做一程儿伴。”元卿大笑，作个揖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但未知幼芳心下如何。”仲友笑道：“严子解人，岂不愿事佳客？况为太守做主人，一发该的了。”严蕊不敢推辞得。酒散，竟同谢元卿一路到家，是夜遂留同枕席之欢。元卿意气豪爽，见此佳丽聪明女子，十分趁怀，只恐不得她欢心，在太守处凡有所得，尽情送与她家，留连半年，方才别去，也用掉若干银两，心里还是歉然的，可见严蕊真令人消魂也。表过不题。

且说婺州永康县有个有名的秀才，姓陈名亮，字同父。赋性慷慨，任侠使气，一时称为豪杰。凡缙绅士大夫有气节的，无不与之交好。淮帅辛稼轩居铅山时，同父曾去访他。将近居旁，过一小桥，骑的马不肯走。同父将马三跃，马三次退却。同父大怒，拔出所佩之剑，一剑挥去马首，马倒地上。同父面不改容，徐步而去。稼轩适在楼上看见，大以为奇，遂与定交。平日行径如此，所以唐仲友也与他相好。因到台州来看仲友，仲友资给馆谷，留住了他。闲暇之时，往来讲论。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，恼的是道学先生。同父意见亦同，常说道：“而今的世界只管讲那道学。说真心诚意的，多是一班害了风痹病，不知痛痒之人。君父大仇全然不理，方且扬眉袖手，高谈性命，不知性命是什么东西！”所以与仲友说得来。只一件，同父虽怪道学，却与朱晦庵相好，晦庵也曾荐过同父来。同父道他是实学有用的，不比世儒迂阔。惟有唐仲友平日恃才，极轻薄的是朱晦庵，道他字也不识的。为此，两个议论有些左处。

同父客邸兴高，思游妓馆。此时严蕊之名布满一郡，人多晓得是太守相公作兴的，异样兴头，没有一日闲在家里。同父是个爽利汉子，那里有心情伺候他家闲？闻得有一个赵

娟，色艺虽在严蕊之下，却也算得上个上等的，台州数一数二的。同父就在她家游耍，缱绻多时，两情欢爱。同父挥金如土，毫无吝涩。妓家见他如此，百倍趋承。赵娟就有嫁他之意，同父也有心要娶赵娟，两个商量了几番。彼此乐意。只是是个官身，必须落籍，方可从良嫁人。同父道：“落籍是府间所主，只须与唐仲友一说，易如反掌。”赵娟道：“若得如此最好。”陈同父特为此来府里见唐太守，把此意备细说了。唐仲友取笑道：“同父是当今第一流人物，在此不交严蕊而交赵娟，何也？”同父道：“吾辈情之所钟，便是最胜，那见还有出其右者？况严蕊乃守公所属意，即使与交，肯便落了籍放她去否？”仲友也笑将起来道：“非是属意，果然严蕊若去，此邦便觉无人，自然使不得！若赵娟要脱籍，无不依命。但不知她相从仁兄之意已决否？”同父道：“察其词意，似出至诚。还要守公赞襄，作个月老。”仲友道：“相从之事，出于本人情愿，非小弟所可赞襄，小弟只管与她脱籍便了。”同父别去，就把这话回复了赵娟，大家欢喜。

次日，府中有宴，就唤将赵娟来承应。饮酒之间，唐太守问赵娟道：“昨日陈官人替你来说，要脱籍从良，果有此事否？”赵娟叩头道：“贱妾风尘已厌，若得脱离，天地之恩！”太守道：“脱籍不难。脱籍去，就从陈官人否？”赵娟道：“陈官人名流贵客，只怕他嫌弃微贱，未肯相收。今若果有心于妾，妾焉敢自外？一脱籍就从他去了。”太守心里想道：“这妮子不知高低，轻意应承，岂知同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子？况且手段挥霍，家中空虚，怎能了得这妮子终身？”也是一时间为赵娟的好意，冷笑道：“你果要从此了陈官人到他家去，须是会忍得饥、受得冻才使得。”赵娟一时变色，想道：“我见如此撒漫使钱，道他家中必然富饶，故有嫁他之意；若依太守相公的说话，必是个穷汉子，岂能了我终身大事？”好些不快活起